



論語徵集覽

九

西長軍
輕遠平
整藤印

服部文庫
117
249
9



117
249
9

平遠軒
印藤整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徵集覽卷之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魏

何晏

集解

宋

朱熹

集註

大日本

藤維楨

古義

物茂卿

徵

從四位侍從源賴寬輯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古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

新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害義命之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見壽

古義罕音希也。言利則害義，然利國利民之事，則不可不言焉。命之理微矣，遠語之則必入人事之。近仁之德大矣，驟告之則必生輕忽之心，故皆罕言之也。夫子之謹教而尊德也如此，或曰：論語諸章言及於仁者甚多矣，今稱罕言者何也？蓋觀詩書執禮，皆夫子所雅言，而今存者鮮，則其嘗刪去者亦多矣。至於言仁，則門人弟子謹錄而備記之，可知也。

徵子罕言利，絕句。與命與仁，蓋孔子言利，則必與命俱，必與仁俱。其單言利者，幾希也。舊註：利命仁，皆孔子所罕言，是八字一句，中間不絕，失於辭矣。且聖人之道，安民之道也，而敬天為本。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又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是命與仁，君子所以為君子。孔子豈罕言之哉？何晏

孔子曰堯曰篇

又曰里仁篇

以來諸儒，不得於辭而強為之解，不可從矣。至於程朱，謂命為天道賦物之理，仁為本心之德，以成其罕言之義，是自其家學。古時所無也。夫聖人安民之道，天下莫利焉。舜三事，利用厚生，居其二。易大傳曰：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而孔子罕言者何？蓋聖人智大思深，能知真利之所在，於是為天下後世建之道，俾由此以行之。後王後賢，遵道而行，不必求利，而利在其中。若或以求利為心，凡人心跡智短，所見皆小利耳，其心以為利，而不知害從之矣。故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舜三事書大禹
易文言

小人喻於利里
仁篇

放於利而行里
仁篇
無見小利子路
篇

利。又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又曰。無見小利。大學曰。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夫心躁則不知命。智短則不知仁。舍命與仁。唯利是視。所以蹈禍。故孔子與命與仁。立之防也。原思琴張之徒。熟視而深識之。所錄如此章。豈後世所能及哉。世有以此章與孟子梁惠王首章並按。嚴於義利之辨者。甚乃至以大學以義為利。謂戰國術士啗人以利之言。安哉。如孟子時。百家競興。以功利立說。故孟子應聘初謁之日。以此一言。杜絕管商之流。以明唐虞三代之德。要之爭宗門之言。是孟子所以為儒家者流

安富尊榮孟子
盡心篇

之祖。非復孔子之舊也。大學之言。果啗人以利乎。則孟子亦何曰。安富尊榮。安富尊榮。非利而何。夫天下熙熙。為利而來。凡人之大情也。人之為道而遠人。豈足以為道乎。道而不利民。亦豈足以為道乎。孔子所以罕言之者。所爭在所見大小。而非聖人之惡利也。且所謂義者。先王之古義也。後世儒者不知道。又不知義。而謂道者當行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是其所謂道義。皆取諸其臆。不過其所創天理人欲之說耳。是其源佛老之習。淪於骨髓。視聖人若達磨惠能。乃曰。唯見義理所在。而利

害非所弔焉。其究必至於離世絕物。槁也於山林。而後充其蚯蚓之操。悲哉。是又讀此章者所當識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古鄭玄曰：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足。鄭玄曰：聞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御。

新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目。

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矣。御。

古義鄭氏曰：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見孔子博學道無一名之聞于世。而歎其廣大也。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最卑。其言執御者蓋反言以見道無可執也。道無成體德無成名。故知道者雖極天下之博而不敢自有其道。知其無窮也。蓋得於內者愈深。則其形於外者愈泯。然無蹤。凡聳人之觀聽。勝人之口說者。皆有所未至也。夫子稱堯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亦夫子自道也。達巷黨人所稱夫子者。惟止於博學無所成名之間。而至於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則不知形容亦宜矣。

徵鄭玄曰：達巷者黨名。後註家因之。然曰巷曰黨。達巷豈黨名乎？如儀封人。封人是官名。其人以官

中

行故不著姓名。黨人豈官名。亦豈與春秋人微者一例乎。且其人能知孔子。豈容沒姓名。蓋疑達巷是姓。黨人是名。春秋蔡桓侯名封人。鄭語字子人。齊懿公名商人。又有賓媚人。曾有公冉務人。陳有公孫佗人。臧孫氏有漆雕馬人。列子有伯昏瞀人。可以例焉。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其人能知孔子而贊之也。何註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得之。尹彥明曰。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可謂臆見已。果爾。何曰大哉。大氏宋儒以知聖

人自負而不與人知。聖人必欲見貶意。此見下在。其心不平。其失於辭者。不亦宜乎。且當時所謂博學。豈後世胸藏二酉之謂乎。止謂博學道藝。故孔子承之以射御。韓愈未出。儒者尚不失古。執謂朱子勝何晏乎。執御執射。如執禮執經之執。謂以一藝自名而教人者也。後世昧古言。何朱皆不識其義。故不穩。執禮見戴記。執經見開元禮。孔子於六藝而取乎射御。於射御而又取乎御。蓋禮樂道之大者。君子之事。故謙不敢當。書數府史胥徒所先。故君子不任。是其所以取乎射御也。而身義曰射

戴記文王世子

見禮記

集賢堂

五

者射為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曲禮曰。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少儀曰。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是古者以御為子弟之職。孔子亦自言執御以為子弟之師耳。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

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曰孔安國曰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王肅曰。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今從下。禮之恭也。

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細密難成。不

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矣。

古。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儉。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此章門人記之以明聖人處事之權衡也。蓋麻冕從眾。而違禮。拜下。違眾而從禮。其一從一違。皆道之所在。而聖人之行。變化無方。不拘一偏。如此學者。所宜潛心也。論曰。先儒曰。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可謂謬矣。夫事苟無害於義。則俗即是道。外俗更無所謂道者。故曰。君子之道。造端於夫婦。故堯舜授禪。從眾心也。湯武放伐。順眾心也。眾心之所歸。俗之所成也。故惟見其合於義與否。可矣。何必外俗而求道哉。若夫外俗而求道者。實異端之流。而非聖人之道也。

徵吾從眾。吾從下。是孔子深知先王之禮也。蓋禮

君子曰禮記檀弓

雖先王所定。然亦有有義者。有無義者。其無義者。則先王一時從俗者。故今又從俗改之。不為違禮。若其有義者。則不得不謹守之也。故君子曰。先王制禮。而不敢過也。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仁齋解此章。以為聖人處事之權衡。禮豈事之倫哉。其人之不知禮也。又譏程子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而曰。事苟無害於義。則俗即是道。外俗更無所謂道。是其人又不知道也。道者古聖人之所建。豈謂世俗所為。即道可乎。亦佛氏法身徧法界之見耳。且所謂從衆者。本謂從儉也。儉謂節用也。禮器

白。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而先王制禮定其度數時。既以財為之節。然世久時移。而古之儉亦有今變為奢者。如麻冕是也。故孔子從衆。為深得於禮。不違先王之心。後儒不知以禮論之。而唯理是言。可謂亂道已。拜下禮也。王肅註。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成禮。按邢昺疏。成字上脫一升字。疏云。案燕禮。君燕卿大夫之禮也。其禮云。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與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誓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註。升成拜。復再拜誓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又覲

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誓首。升成拜。皆是臣之與君行禮。下拜然後升成禮也。朱註。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非矣。蓋禮君若不辭之。則再拜誓首於下而已。君辭之。則既再拜誓首於下。又升而再拜誓首於上。朱註曰。當拜於堂下。則似謂君辭之。則不拜於下。止拜於上而已。然本文不言其為何禮。則亦不可識其為何禮。已。後世僅於燕禮而得其一。二。故王肅援以解。

之。今學者固執其說。而謂孔子語君臣之禮亦繁矣。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固。以道為度。故不任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無可無不。故無固行。述古而不自作。處群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有其身。
新。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母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古義。毋無通意者。心有所計較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此言聖人道全德宏。混融無跡也。

荀子曰。其天官之意物也。曰正清。則已之。其至極也。不信之者。

無意者事皆自道出而無計較之私也無必者行其所當行止其所當止也無固者唯善是從無所凝滯無我者善與人同舍己從人蓋聖人之心猶天地之變化莫知其所以然也

徵母意母必母固母我朱註母史記作無是也此

朱子每執母禁止辭故云爾殊不知古書母無通用本無差別也按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此章乃語化境也不啻孔子凡妙一藝者皆有化境孔子之化其可得見者乃在禮故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是此章之義也事至則以禮應之若初不經意故曰母意變則禮從而變前無期待後無固滯故曰母必母固唯有先王之禮而已無復有

孟子盡心篇下故曰同

何有於我哉述而篇

子思贊孔子中庸言

孔子故曰母我何有於我哉可併証矣大氏一部論語可為後世心學之祖者唯此耳然當孔子時豈有心學哉子思贊孔子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鄉黨形容孔子唯禮耳夫孔子之智豈門人之所能測哉故當時之觀孔子皆在禮也故母意必固我以孔子行禮解之而後為不失琴張意焉後世儒者不知孔子之道即古聖人之道古聖人之道唯禮盡之其解論語皆以義理義理無憑猖狂自恣豈不謬乎且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者雖非聖人亦能之故此章所言非贊孔子之

至者。孔子之所以為孔子。乃以其聖德已。學者察諸。朱子解意為私意。猶如其解格物。私字重。意字輕。可謂妄已。解我為私已。私意私已何別。仁齋又以意為計較。夫聖人亦人耳。豈無計較乎。又解無固曰。唯善是從。無所凝滯。解無我曰。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是無固無我何別。皆專尚知見。而不識聖人之道為禮。故殊致不通耳。何晏解毋意曰。以道為度。故不任意。猶之可矣。毋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毋固曰。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可謂憤憤已。毋我曰。述古而不自作。處群萃而不自

異。唯道是從。故不有其身。此其書實不出一手。故四句三意叢然。而第一句猶為近古。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匡包氏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為陽虎。陽虎曾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刻時又與虎俱行。後刻為夫子御。至於匡。匡人相與共識。刻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孔安國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死。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孔安國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也。馬融曰。其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也。天之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其不能違天以害己也。

曾既禍

新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
 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道之顯者謂之文
 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
 也孔子自謂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
 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
 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
 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
 古義朱氏曰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
 虎嘗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文者謂
 先王之遺文道之所寓也茲此也孔子自謂孔氏
 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將喪斯文
 不當使我知之今已使我知之則未欲喪之也馬
 氏曰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
 能違天害己也天道福善殃淫是謂天有必然之
 理禍福無不自己求之是謂人有自取之道智者
 信之昏者疑焉夫子嘗曰桓魋其如予何此曰匡
 人其如予何此非好為自矜亦非姑為自解也蓋
 知天之至達命之極自信之如此夫由文王至於
 孔子其間生幾多聖賢然而斯文之傳不在他人

而獨在孔子則天之生孔子其意為如何哉其愛
 護保全扶翼佑助之固宜無所不至矣天之視聽
 自我民視聽其理驗之於人事可矣圍於陳蔡畏
 於匡聖人之遇厄也亦屢矣然卒不能加害則天
 之佑聖人豈不信然

徵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者道之別名。謂禮樂
 也。朱註。道之顯者謂之文。猶之可矣。不曰道而曰
 文。亦謙辭。夫道之顯者。豈容謙乎。是其意貴隱賤
 顯。貴精賤粗。依然老莊之遺。故有此言耳。仁齋曰。
 先王之遺文。道之所寓也。殊不知承文王既沒之
 文。文王之文。豈遺文之義乎。孔安國曰。文王既沒。
 故孔子自謂後死者。非也。此孔子對其先輩自謂

耳。並生同學而後死。是謂之後死者。上距文王五百年。豈得謂後死者乎。大氏此章之意。所重在文王之道。天未欲喪文王之道。孔子被害。則文王之道喪。故知匡人不能害我也。解者多歸重孔子。大失孔子語氣。不可不察。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幹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

五不試故藝

疑孔子多能於小藝。孔安國曰。言天固縱大聖之

擇大全其曰。越與大。索即吳也。列子年太宰問子貢曰。蓋因本文作一活。者然則太宰未可。知是太宰半字太宰。乎。注家或疑或字。言不可抹殺也。是百詳于不試之此說。可持據也。

德又使多能。包氏曰。我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為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能。鄭玄曰。牢弟子云。牢不見用。故多技藝。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技藝。辭。太宰蓋以多能為聖也。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兩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牢孔子弟子。所以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為世用。故得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

古義 孔氏曰。太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太宰見其多能。以為聖人也。朱氏曰。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言太宰能知我事乎。我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耳。然若君子之學。豈在於多哉。亦不必多也。鄭氏曰。牢孔子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

分

技藝○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君子固有多能者若周公之多材多藝是也然論其所以為君子者則不在於此何者道德實也其餘事也故古者有其才且自好之則為其事如無其才又非其好則不必為焉不繫於學之得失故也蓋一則專多則岐專則成岐則敗夫子所以戒其多能者欲學者當專務力於道德而不可馳心於多能也

徵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何註疑孔子多能於小藝是其意謂太宰疑世稱孔子為聖人故曰夫子世所謂聖人歟果其言之是乎何其多能也此解與太宰知我乎相應孔子聞其譏己而謂太宰可謂善知我也然君子多乎以下殊不相應故不可從矣朱註太宰蓋以多能為聖此解得之然太宰知我乎知去聲言太宰豈以我為智者故多能邪是不然也吾賤故多能多能非君子所貴焉太宰以聖孔子以智此太宰以智為聖故孔子承之以智不復深辨己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固又相喚文法為爾縱束之反作者之謂聖孔子雖聰明睿知文武之道未墜地故未能制作猶如天東之然然天若或縱之必將當制作之任朱註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非矣吾不試故藝言由間暇故得兼習藝觀牢曰則上論為琴張所錄

也謙若不敢知之辭非矣吾不試故藝言由間暇故得兼習藝觀牢曰則上論為琴張所錄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古知者知意之知也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孔安國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

新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

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

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

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

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古義空空無所不盡也夫發動也叩兩端而竭者言終始本末無所不盡也

言道

其告人雖至愚不敢不盡耳聖人仁天下之心固無窮矣推其心蓋思一夫不入於善猶己拒之而不誨故鄙夫之空空猶竭盡其所知不敢有所隱無知也者何也蓋物外無道道外無物無內外無隱見故實知道者不自有其知以其無有可者也不實知道者自有其知以其猶有可者也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大哉論曰舊註載程子曰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道不尊愚以爲非也苟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愚以爲非也苟如其說則聖賢之待人皆以偽而不以誠也豈謂之無意乎豈謂之直道乎蓋聖人之心猶天地之大人在於其中而不知其大也非降而自卑也賢者之行猶泰山喬嶽自守其高耳非引而自高也此賢者之所以

徵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知去聲何註知者知意之知也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孔曰有鄙夫來問

憤悱四句述而篇

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為有愛。可謂善解古文辭已。蓋孔子平日答門弟子之問。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門弟子或以夫子為隱。故孔子又有此言。大氏自智者。多愛惜其所知。不欲輒告諸人。孔子自言我豈有自智之心。而惜其所知哉。鄙夫問於我。則竭兩端。門人則否。教誨之道也。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如朱子解。豈難事哉。何晏何故作此迂曲解。當知是古來相傳之說。古時之言。蓋有之。宋儒不識古文辭。又蔑視漢儒。故弗察

耳。空空與慳慳同。博雅。慳慳誠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古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
新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氏曰。鳳不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古義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舊相傳。伏羲時。河中龍馬負圖。出皆聖人之瑞也。已命也。邢氏曰。此章言孔子傷時無明君也。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則明君無聖人也。故歎曰。吾已矣。夫傷不得見也。○有君而無臣。時有矣。有臣而無君。時有矣。若使孔子遇堯舜之君。其能為唐虞之治。猶俯地而捨芥耳。奈其時當衰季。而無是君。何夫子言之者。蓋感慨之極。不能自已也。論曰。或曰。聖人不言祥瑞。此言鳳鳥河圖。以歎時無明何也。曰。此非說祥瑞也。假鳳鳥河圖。以歎時無明。

駭

王

夫子

孔子又曰述而

主也蓋聖人與人而不以立異同世而不敢驚聽
凡事之無大得失者皆從舊套而不敢為紛紛之
說以汨人之聽聞鳳鳥河圖古來相傳以為
聖人御世之瑞故聖人假之以寓其歎焉耳

徵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邢昺曰：傷時無明君也。得之孔子。又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亦此意。蓋鳳鳥河圖制作之瑞。聖王出則孔子得當制作之任。而盡其所學。聖王不出。孔子不能竭其才。所以嘆也。祇制作必在革命之世。故孔子不欲顯言之。乃以鳳鳥河圖言之耳。後世儒者昧乎聖字之義。故不知此意。又歐陽脩破祥瑞之說。其言辯而如可觀。殊不知聖人以神道設教。豈凡人所

能識哉。宋儒出而古先聖王之道壞矣。其禍殆甚於佛老悲哉。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古包氏曰：冕者冠也。大夫之服。瞽盲也。包氏曰：作起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新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古義：齊衰喪服。冕冠也。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也。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此言聖人之仁。無物不至。

無時不然下師
冕見章倣此

徵子見齊衰者。句。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句。何本見之屬下句。非也。有喪者多不來見人。故以見諸它處為辭。不言斬衰者。以輕包重也。冕衣裳盛服者也。古註曰。大夫之服。此固然。然此非貴爵矣。彼盛服來見。故起敬。不爾。何言冕衣裳乎。若必以大夫之服而起敬。則孔子亦嘗為大夫。雖大夫以燕服來見。何必起敬。彼盛服則吾起敬。禮當然也。瞽者謂師也。古者教人以禮樂。詔禮者謂之執禮者。詔樂者為瞽者。殷學曰瞽宗。可以見爾。故瞽者為

人師者也。故又謂之師。孔子所以起敬。是已。後世不知古。徒以為瞎子之稱。故舊註恤不成人。非也。恤而起敬。果何謂乎。少去聲。雖年少者。必起敬。朱註或曰。少當作坐。是必欲以坐對作。可謂昧乎古文辭。蓋見齊衰者。以見諸它處為辭。故曰過之。必趨。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以來見為辭。故曰雖少必作。是互文見意。其實不拘。非識古文辭。亦不能讀已。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

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古 謂歎聲言不可窮盡言恍惚不可為形象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勸進人有所序孔安國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有禮節約我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

新 謂歎聲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
謂信充實二端美充實
而有之揮曰夫大而不化之
謂聖聖也

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迹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以尊所聞行所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求至乎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古義 謂歎聲顏子喜得夫子之善誘而學問有所成就非歎高堅前後也鑽穿也仰之彌高不可及也鑽之彌堅不可入也在前徒不可執之至此顏子自叙其未受夫子之教之前徒見道之至高至堅恍惚變現無所摸擬而未得道之實處也循有次序貌誘進也博文以廣知也約禮以修行始有所據而不得領夫子之教自言向無所摸擬者

見

○平

參前倚衡之意末無也。顏子於是見道甚明而後知。夫子之道從容平易，若易及而實不可以力到也。此顏子自叙其終身學問之履歷也。博文約禮，言言其初。徒視道高遠而未得其實也。博文約禮，言受夫子之教而學問始就平實也。欲罷不能，以言其所自得也。凡天下之人，資稟聰敏者必游心高遠，用力艱深而不知道本在日用常行之間。平蕩蕩甚，甚至近也。其卒也必為異端虛無寂滅之流。唯顏子資稟聰明，又能擇乎中庸，是以得領夫子之善誘而弗畔乎道。此其所以卒造於亞聖之地也。

徵顏淵喟然嘆。雖無上事，載在論語。嘆孔子之不可及也。宋儒謂嘆道體是所嘆止在高堅前後，殊不知包盡一章矣。仁齋謂喜得夫子之善誘而學問有所成就，是所嘆止在後文。殊不知雖欲從之

用之則行述而

孔子亦曰里仁

揚雄法言問神

末由也已。亦謂不可及也。則高堅前後亦謂不可及。何別乎。且道體二字古所無也。宋儒專尚知見，故有此言。殊不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孔子即道，道即孔子。故孔門本無道體之說。志道者求諸孔子。孔子亦曰吾道一以貫之。揚雄曰顏子潛心孔子，為得之矣。仁齋昧乎嘆字，嘆是嘆息，豈容以喜解之乎。朱子曰：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見其高而仰之，雖仰不見其絕頂，故曰彌高。用力而求入，堅而不可入，謂闡奧之不可到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朱註恍惚不可為象，本何註然此道體

之說終墮佛老。仁齋曰不可執之也。猶是道體之見。殊不知二句謂夫子所為。出已意外也。故合四句。皆謂孔子之不可及而不易窺已。是潛心夫子。不如遵夫子之教。故次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我者。博我智見也。約我者。納我於道也。文本合指詩書六藝。則禮在其中。此與禮對言。則禮特謂守諸已者。其實文非外禮而言之也。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即孔子所謂默而識之。學而不厭。何有於我哉。同意祇此二句。可見顏子隣孔子也。如有所立卓爾。見孔子之所立也。何註

孔子所謂述而

朱註皆得之。仁齋以為見道甚明。依舊道體之見已。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言孔子之終不可及也。是顏子深知孔子之所立也。如侯氏胡氏以格物致知。知古今達事變。釋博文皆宋儒不知學也。仁齋以高妙平實為說。亦子思以後之說也。要皆非顏子時意。學者察諸。又徒潛心孔子。雖顏子亦不能學孔子。必遵孔子之教。而後見其所立。則後世學者。欲學聖人。而不遵聖人之教法。徒以其心學之。安能得之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

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子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古包氏曰疾甚曰病鄭玄曰孔子嘗為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孔安國曰小差曰間言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馬融曰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於弟子之手乎孔安國曰君臣禮葬馬融曰就使我不得以君臣禮葬有二三子在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新**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簣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

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古義孔子嘗為魯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為家臣而治其喪少差曰間言臣之有無皆人之所知今無臣而為有臣非欺人是欺天也甚言其罪之大也無寧寧也馬氏曰就使我不得以君臣禮葬有二三子在我寧當憂棄言其自安之意以明不願得非禮之葬也此言聖人之心至誠明白一言之微一事之細俯仰天地無所愧怍素其位而行不願其外死生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但其言平易和緩無迹可尋可見其道愈高而其德愈大也

徵子路使門人為臣鄭玄曰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欲字可刪蓋子路既使為臣孔子病間而

悟之故曰久矣哉。何註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非矣。按後世學者尚義，自無此過。古之學者尚禮。子路亦以禮大夫有臣，而欲孔子之葬備大夫之禮耳。其過在泥禮而未達，豈可深咎乎？此不特子路，其它門人皆有是惑。故孔子深責之，所以喻之也。後世儒者由此輕視子路，亦坐不知古學耳。又按是時，子路猶在焉，則孔子不以此時卒也。以此觀之，曾子啓手足，亦未必曾子以此時卒也。而宋儒謂論語記曾子臨終之言，未深思耳。

曾子啓手足泰伯篇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

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古馬融曰韞藏也，匱匱也，藏諸匱中，沽賣也，得善賈，寧肯賣之邪？包氏曰沽之哉，不銜賣之辭，我居而待賈。

藏諸匱中

新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王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銜玉而求售也。**古義**韞藏匱匱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之也。朱氏曰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王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銜玉而求售也。其論當矣，然後世道微，德衰，其為士者皆知獨善其身之為義，而不知兼仁天下之為德為最大也。

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記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皆待賈之謂而學者之本分也若夫韞匱而藏者乃異端之流猶介之士所好而非儒者之道也

徵善賈者賈人之善者也賈音古何註蓋亦爾自邢昺以為善價而朱子因之音嫁殊不知善琴善笛及良農良工一類語當謂賈人未聞貴價謂之善價可謂謬矣求良賈謂求先容之人也待賈亦待人之先容也甚當求價待價語殊未穩且鄙俚甚豈君子之言乎且聘禮執玉必有賈人從之是玉難識故必待賈人古之道也按蔡邕石經沽諸沽之哉皆作賈可見賈發平聲即沽已

詳于儀禮聘禮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古馬融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馬融曰君子所居則化

新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古九夷未詳其種徐淮二夷見經傳若我日東後漢書已立傳及扶桑朝鮮等名皆見于史傳夫

子所謂九夷者恐當指此類夷狄之地嘗有君子而偽故或人以為陋也言彼九夷之地嘗有君子而

居則必是不若或人之所稱彼所謂陋者反是忠實之所致必不凡陋也○按禮載孔子之言曰小

連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又古稱東方有君子之國則夫子之語蓋據其實而稱之舊解以為君

子所居則化非也如此則夫子有自居君子之位之嫌也論曰夫子嘗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

亡也由此見之夫子寄心於九夷久矣此章及浮海之歎皆非偶設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鉤是

人也苟有禮義則夷即華也無禮義則雖華不免為夷舜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夷無嫌其為夷也

害

聖

見壽月

集賢卷之九

三十三

九夷雖遠固不外乎天地亦皆有秉彛之性况朴
 則必忠華則多偽宜夫子之欲居之也吾太祖
 開國元年實丁周惠王十七年到今君臣相傳綿
 綿不絕尊之如天敬之如神實中國之所不及夫
 子之欲去華而居夷亦有由也今去聖人既二千
 有餘歲吾日東國人不問有學無學皆能尊吾
 夫子之號而宗吾夫子之道則豈可不謂聖人之
 道包乎四海而不棄又能先知千歲之後乎哉

後子欲居九夷馬融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邢
 昺引東夷傳猷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
 風夷陽夷又玄菟樂浪高麗滿節息史索家東屠
 倭人天鄙仁齋因之又疑為日本此自諛言不
 容辨說竊疑九夷必是一夷猶如大湖名五湖不
 爾欲居九夷何其言之漫也且此必孔子經過其

淮安府贛榆縣
 孔望山地志

得見君子者斯
 可矣述而篇

地因欲居之不爾當欲適九夷而曰欲居其非遙
 望者審矣贛榆有孔望山相傳孔子適郊登此乃
 東夷地恐是即九夷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馬融曰
 君子所居則化文意極是仁齋乃謂東方有君子
 國故曰君子居之而不容孔子自稱君子以濟其
 諛殊不知何陋之有語意不相承適見其不識文
 辭已且君子士大夫通稱孔子未嘗避之但得見
 君子者斯可矣指人君耳若夫吾邦之美外此
 有在何必傳會論語妄作無稽之言乎夫配祖於
 天以神道設教刑政爵賞降自廟社三代皆爾是

下之張而論
則只承于後

吾邦之道即夏商古道也。今儒者所傳獨詳周道。遽見其與周殊。而謂非中華聖人之道。亦不深思耳。自百家競起。孟子好辯而後。學者不識三代聖人之古道。悲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古鄭玄曰。反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
新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古義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見教之所由始也。論曰。德隆則人尊。人尊則

言曰子思始

鄭玄曰。風月。言言是也。幽風第六。言言是也。幽雅。言言曰。是也。須

言傳夫雅頌之叙。雖非孔子或亦可能之。然在孔子則傳在他。人則否。詩書之行。至于與天地並立。而不墜焉。則夫子之功。豈不偉乎。然詩書易之名。初見於魯。論而孟子獨言。作春秋。其定書傳禮記。繫易之說。未有明據。蓋司馬遷輩。以著述見聖人。而未之知。夫子之道。猶日月之繫天。而不關刪述之功。故叨云。耳。夫子未開教之前。猶水之在於地中。其一開教之後。附託有人。傳相續。猶泉源之經。疏鑿之功。流派混混。不舍晝夜。放於四海也。豈待著述之功哉。

徵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詩風雅頌唯雅頌播諸樂。

風唯二南與頌同。幽風有雅頌。其它皆徒歌。此言雅頌。則南幽在其中矣。故此章主樂言之。蓋先是雅頌之聲。或混孔子正之。而後各得其所也。朱註不識此義。詩樂並言。非也。鄭玄曰。反魯。哀公十一

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
 得其所。此蓋古來相傳之說。後儒不識。妄作新解。
 豈不謬乎。仁齋論此章。而謂雅頌之叙。它人或能
 之。然在孔子則傳。在他人則否。德隆則言傳。司馬
 遷輩以著述視聖人。而未知夫子之道。猶日月之
 繫天。而不關刪述之功。此誠竒論。然其人好奇而
 昧乎事。要之理學之歸耳。殊不知孔子之前。六經
 無書。書唯書耳。故謂之書。詩存諷咏。禮樂皆在人。
 故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
 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孔子周流四方。訪求具至。然

左傳韓宣子未聘也
 解曰大史氏禮也象之也
 春秋
 禮記卷之九
 子貢曰子張篇

戴記雜記

後門弟子傳其書。故戴記云。士喪禮於是乎書。可
 以見已然其在人者。非孔子孰識其真。故中庸曰。
 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故雖有堯舜禹湯文武。微孔
 子其道泯滅。弗傳。所以傳者。以孔子也。後儒不察。
 妄謂孔子之前。亦有六經。孔子刪述而已。又孔子
 而後。諸子紛然著作。皆倣孔子。而其書汗牛充棟。
 藉是仁齋輩輕視著作。不識孔子之世。徒以今
 世視之。故也。且其人獨尊論語。而輕六經。坐是不
 欲獨以刪述稱孔子。可謂強已。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

易困于直食言且配配王伯
吾子孫固

酒困何有於我哉

古馬融曰

新說見第七篇然此則
困亂也

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古義此言出事入事即子弟之職喪事人倫之本
最不可不勉不為酒困不足為難皆夫人之所

能此外別無可稱何德有於我哉說又見第七篇
其智愈大則自處愈卑而其言愈謙實知道之無
窮也於是益見夫子之所以為大也

徵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古註無解朱子以為

孔子自謙之言此不知而妄為之解者也出則事

公卿入則事父兄與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語勢正

同朱子乃以為與入則孝出則弟同義果爾何無

邇之事父陽貨
篇

左傳云卿宜法禮適之卿
三子言志先進

三子言志先進
篇

孝弟之字且公卿連言乃王國之辭若在魯則公

是君卿是臣豈容連言蓋論語之書門弟子以意

記之故有有序者有無序者如三子言志章序其

事甚詳其它有所為之言及如此章省略無序是

本出門弟子一時筆故千載之下難識其所由者

極多矣如此章孔子贊禮勸人學禮之言也出則

事公卿以之入則事父兄以之禮之在喪品節甚

詳由之而行自然不敢不勉獻酬之禮終日百拜

自然不為酒困皆無容我力禮之力也故曰何有

於我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古包氏曰逝往也言凡往也者如川之流

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

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

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

其至此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

德也自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古義逝往也謂日進而不已也此言君子之德日新而不息猶川流之混混不已也論曰孟子之

後進夫子稱水之意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夜智有於其身而終身用之不竭猶川流之不捨晝

夜日新而無窮故曰日新之謂盛德夫子取水之

意蓋如此或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特因門人之病而藥之非也孟子取喻流水不一而足蓋其常言而述夫子之旨云爾豈皆因門人之病而發之邪

徵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何註包曰逝往也言凡

往也者如川之流邢昺疏孔子感嘆時事既往不

可追復也漢至六朝詩賦所援皆止斯義無復異

說蓋孔子嘆年歲之不可返以勉人及時用力或

於學或於事親或於拮据國家皆爾至於宋儒始

以道體解之殊失逝字義是其人徧性理談精微

欲於論語中見斯意而不可得矣故穿鑿為之爾

且其意謂嘆年歲之不可返者常人之情也君子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中庸

觀壽

集賢卷之九

二十七

力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無入而不自得焉。則不當有此嘆也。吁。聖人亦人耳。豈遠人乎。且固執中庸之言乎。則聖人之喪親。豈自得乎。故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中庸乃言道之無不可行耳。夫宋儒道體之說。乃據易乾健及中庸至誠無息而引誠者天之道也。以成其說是已。夫健以釋乾耳。豈可以盡於天乎。健恃天之一德也。段使天唯以健為其德。則天之德亦小矣哉。中庸之誠性之德也。性稟諸天。故曰天之道也。本非以誠為天之德矣。至誠無息。亦謂習以成性。則無息已。子思之意。在語學問之道。而不論天道也。

子曰君子何貴乎天也
子曰君子何貴乎天也
子曰君子何貴乎天也
子曰君子何貴乎天也
子曰君子何貴乎天也

宋儒之學。理氣耳。貴理而賤氣。氣有生滅而理無生滅。是其道體之說。豈不佛老之遺乎。又謂氣有形而理無形。故以道之粲然者。皆為氣之所使。而欲執一無色相者。以御之。是其道體之說。所以與亦豈不佛老之遺乎。至於仁齋引孟子以求勝宋儒。亦豈識逝字乎。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古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故發此言

新謝氏曰好色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此言

古義學而至於好德則其學已實矣然無真好者夫子之所以歎也其苟好德如好色則學之也真得之也實始不負聖賢之言矣

徵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天下豈果無好德之

人乎子謂南容尚德哉若人可以見已故此有所

為之言朱註引史記為是但好德者好有德之人

也後儒不識古言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

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鮮能字本諸

中庸分明失之古來好色之君不好賢好賢之君

不好色二者每每相反自然之符也故孔子云爾

大氏孔子之言多為人君言之者焉後世窮措大

之解遂失之爾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

一簣進吾往也

包氏曰簣土籠也此勸人進於道德為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馬融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據其欲進而與之

新簣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

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疆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古義簣土籠也朱氏曰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

百仞之山重載陟焉見
言後方山力功虧一
簣吾止之心有方者
將進加功雖始覆一
簣我止之心有方者
將進加功雖始覆一
簣我止之心有方者

觀壽閣

集賢卷之九

二十九

易水滌濯
子為新若
一火就煙
也平也
小就煙也

書旅爨言朱註引之

請事斯語顏淵
先王法言已見

益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不在人也○天下之事進退之差雖小而成壞之跡甚大纔進則雖未遽成然成之機已著纔退則雖未驟壞然壞之端已萌其進其止皆在已而已耳可不自勉哉

徵譬如為山蓋孔子解書之言詩書禮樂先王四術孔子當有解詩書之言其自言亦多稱引古語觀顏淵仲弓請事斯語可以見已故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也人多不知此意此下五章以類錄之

古顏淵解故語之而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新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古義惰懈怠也夫子之言一也聞之而有惰有不作輟若存若亡者非惟志倦氣餒之所致實信道不篤故也苟心之悅道猶口之悅鰻豢則何有於惰

徵無說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古包氏曰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

新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古義朱氏曰顏子既死而失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人之於學其止多而其進少若顏子之進方

進而不已非全智仁勇之德者則不能大哉

徵無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古孔安國曰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

新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古義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此以穀譬學猶周詩所謂比者勉人之及時而進脩以期

其成也言穀必期於實不然則雖至苗而秀不如莠稗也况乎未苗以為既秀未秀以為既實者學

者之通患也可不戒也

徵無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而

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古後生謂年少

新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

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知以善聞則不聞矣蓋

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古義言後生雖年少然自彊不止則其勢不可禦焉豈容謂將來之賢者不如今乎然不能自勉至

於老而無聞則亦不足畏言此以警人使及時自勉也此戒人方年富力彊之間當夙興夜寐惕厲

勤勉苟悠悠歲月至於老大則徒自悔焉而不可及故為學者苟不及時而勤則猶草木當發生之

時而欠灌培之功雖未遽枯槁然幹瘦枝瘁終不能暢茂焉此學者之所當深慮也

徵四十曰彊仕五十而爵故曰十五十德立名彰

以成其德也

四十曰強仕禮記內則

親壽閱

集覽卷之九

三十一

之時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異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古孔安國曰人有過以正道告之口無不順從之能必自改之乃為貴馬融曰異恭也謂恭孫謹敬之言聞之無不說者能尋繹行之乃為貴
新法語者正言之也異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微意之無所乖忤故必悅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類是也異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樂語合語已見

古義法語禮法之語人不能不從然不以焉則無益故改之為貴異與遜順而與也異言順人之意而導之故莫不說憚然不尋繹之則莫知其意之所在故繹之為貴言非遂過成而無可復望也未如之何也已矣者舍之之辭所以甚警學者也不從法語不說異與者不可與言者而固不足論矣其或雖從且說而不知改繹焉則與夫不從不說者同其歸可不戒乎
徵法語之言先王之法言也謂之語者如樂語合語之語異與未詳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古慎所主友有過務改皆所以為益
新重出而逸其半

古義重出

徵無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古孔安國曰三軍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奪也

新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

古義此言人之不可無志也夫三軍雖微苟守其志則不

可得而奪也志之可尚也如此○黃氏榦曰共姜

於仁志於道可得而奪乎

徵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此為人君而

言之欲其不侮匹夫匹婦焉後儒不知誤謂欲學

者之立其志儻侗哉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不佞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

足以臧

古孔安國曰緼臬著馬融曰佞害也臧善也言不

於臧善也尚復有美於是者何足以為善

新敝壞也緼臬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

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

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

稱之佞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佞不求則何

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

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彊者必佞弱者必求終身誦

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

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

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

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古義 緼泉著也緼袍衣之賤者狐貉裘之貴者言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以貧富動其心可知矣

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以貧富動其心可知矣

害求貪臧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

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夫子恐子

路或有其善故言是道當然也何足以為善輔氏

廣曰伎者嫉人之有而欲害之也求者恥己之無

而欲取之也是皆為事物之所累者也無窮此特

一事之善若遽自以為喜則不復求進於道蓋喜

心生於自足而息心生於自喜故夫子又言此以

警之

徵 不伎不求當別為一章子路誦此詩而孔子抑

之是別事已孔子之於子路或稱或抑所以成材

也故聯而記之俾學者知孔子教育英材之意朱

子不知而謂孔子引詩而美子路非也是道也指

詩而言猶云此詩未足以為臧也與下未之思也

同例蓋詩書禮樂皆先王之道也故一言片句皆

稱為道古言為爾自老氏說大道而後儒者特拈

道字尊大之其意非不美矣然古言終微如三年

無改父之道道字學者難其解亦坐不識古言故

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古 大寒之歲眾木皆死然後知松栢小彫傷平歲

則眾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

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

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

無改父之道里仁篇

首子者名成不實無知指子事不雅無以知君子

見壽用

善節義之九

三一五

新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

古義此言君子之在平世或與小人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由是觀之君子之在亂世不待賢者而後知之唯方其在平世自能知其為君子而後謂之明也

徵何晏曰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栢小彫傷平歲則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

新註無解故特標之世主多悅小人之易使而謂君子不必勝人故孔子有此言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古包氏曰不惑亂孔安國曰無憂患孔安國曰無畏懼

新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古義此贊智仁勇之為達德也知者達理故不惑仁者心寬故不憂勇者善斷故不懼此三者道德之全體而學問之要領也論曰中庸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可見外此更無可成德達材者也故聖人舉此三者而使學者由此而行之蓋本於知全於仁決於勇固為學之次第成德之全體始終本末盡矣先儒專以大學篇為古人為學之次第而論孟次之者誤矣

徵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此孔子稱成德之人也朱註以為學之序蓋本諸中庸然中庸言達德與此不同達德者謂德之通衆人皆有之者非謂知者仁者勇者也或以此知者在先仁者在後次為說是據安仁利仁而固執仁者優知者耳殊

或說大全朱子

安仁利仁里仁

篇

觀濤閣

三十一

此言成德之序
仁者不憂在子
勇者不懼在子
知者不惑在子

不知德各以性殊。知者仁者亦隨其性以成德已。夫仁知皆大德。故有時乎知在仁上。或可固執乎。如管仲。固孔子許其仁。然非桓公知而任之。安能成其仁。桓公為管仲君。是知之德亦大矣。豈必亞仁。大抵宋儒不知孔子之道為先王治天下之道。故其論仁知。亦不知從治天下上起見。所以鑿也。知者所見明。是以不為物眩惑。故曰不惑。朱註。明足以燭理。仁齋曰。達理。理學哉。夫言理則更有事。有人情。有時勢。豈理之所能盡乎。仁者不憂。朱註。理足以勝私。是其渾然天理之說耳。仁齋曰。仁者

義本孟子據盡心上篇首端數章

仲子曰。子曰道不可及也。知者過也。愚者不及也。道不可及也。我知者多矣。吾之不及者不及也。

心寬故不憂。可謂不識其解已。夫仁者有長入安民之德者也。故仁人以安民為心。以安民為心者。事天者也。事天者樂天。故不憂。是義本諸孟子。誠孔門傳授之說也。後儒不知仁為安民之德。而安民本於敬天。故於仁者不憂。不得其解耳。勇者不懼。無須乎解。仁齋曰。善斷故不懼。一端哉。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古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極之。

大書易擊鮮復之制也
皆謂之使相也
蓋此利用莫不於此辨
義與行推

大書易曰推之分道
說皆不合若說推有推經日
用推經日固不可若說事道
則推經日又全無分別

新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
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程子曰可與共
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
重者也則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
知為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
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
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
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
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
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
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
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
以手之義推之則
權與經亦常有辨
古義可與者許其人乏辭未可與者難其事之辭
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者難其事之辭
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
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則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
義也楊氏曰知為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
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

然後可與權論曰漢儒以經對權謂反經合道為
權非也權字當以禮字對不可以經字對孟子曰
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蓋禮
有一定之則而權制其宜者也故孟子以權對禮
而言不對經而言漢儒蓋以湯武放伐為權故謂
反經合道殊不知經即道也既反經焉能合道天
下之所同然之謂道制一時之宜之謂權湯武之
放伐蓋順天下之心而行之誅一夫紂矣非弑君
也乃仁之至義之盡而非制一時之宜者故當
謂之道而不可謂之權也先儒又謂權非聖人不
可用尤非也夫權學問之至要道之不可無權也
猶臨敵之將應變制勝操舟之工隨風轉柁若否
則必覆師而致溺矣故謂權不可輒用則可矣謂
非聖人不可用則不可也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
一也言學之
不可無權也

徵可與共學謂信道者也未可與適道謂雖信道
其志止一經一藝者也可與適道者謂其志大而

見壽月

集覽卷之九

三十一

三十而立為政
篇
四十曰強禮記
內則

為天下國家有
九經中庸

畏聖人之言季
氏篇

求至於先王之道者也。立如三十而立。謂學之成也。權如四十曰強。發謀出慮。謂成而能用之也。如程子篤志固執而不變。楊氏知時措之宜。皆不知倫之言耳。宋儒以權為聖人之大用。仁齋先生譏之是矣。又引孟子。譏漢儒反經合道。而謂權當以禮對。亦是矣。祇如謂經即道也。殊未然。蓋經者以持緯言。是道之大綱處。如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是也。至於以湯武放伐為道者。則大不然矣。何者。湯武聖人也。聖人者。道之所出也。孔子曰。畏聖人之言。言猶畏之。况其所為乎。故孔子而上。無論聖人

孟子曰。湯武放伐。伊尹曰。昔者高
大紂道。伊尹曰。昔者高
氏又難。伊尹曰。昔者高
孟子以前已有此語
誅一夫紂孟子
梁惠王篇

者。夫湯武者。開國之君也。開國之君。配諸天。舉一代之人。尊而奉之。孰敢間之。戰國時。諸子興而後。有非薄聖人者。是天下之罪人也。孟子生其時。欲以口舌勝之。遂有誅一夫紂之說。湯武豈孟子所私哉。孟子不自揣。妄謂我道之祖。務欲分疏其為聖人。是其過也。爾後世有論湯武放伐者。昉孟子也。故漢儒以為權。仁齋以為道。皆僭妄已。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古逸詩也。唐棣。移也。華。反。而。後。舍。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自見者。其室

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為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

新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

上兩句無意義，但以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

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

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古義何氏曰：逸詩也。唐棣，移也。華，反。而後合朱氏曰：偏晉書作翩，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愚按角

弓之詞，又有翩其反矣之句，則從晉書為是。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句之辭耳。夫子借詩之言而

反之曰：道甚近，其以為遠者，未之思也。夫子嘗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人之為道而遠

人，不可以為道。皆言道之甚近也。蓋道外無入人，外無道。聖人之設教也，因人以立教，而不立教以

見

驢人亦何遠之有？第不知道者，自以為高為美，為若升天然，故視道甚遠，而人益難入。憫哉。

徵唐棣之華，朱子別為一章，引晉書偏作翩，為是。

子曰：以下孔子解詩之言。古之解詩，豈解其辭哉？

詩辭豈難解哉？觀此章，則於古人學詩之方，思過

半矣。



論語徵集覽卷之九終

半矣

遠藤靜主

